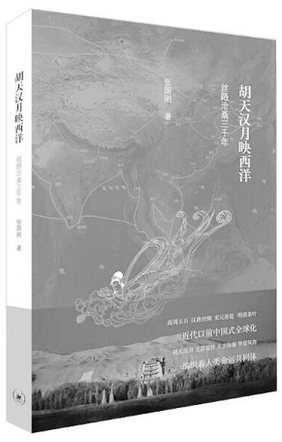
从历史变迁看丝路

本报记者 史冬柏

提示 当世界有了开放与合作,距离就不再遥远,文明就不再隔绝。古丝绸之路上的羌笛、驼铃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吟唱,“一带一路”新的史诗掀开新的篇章——连通陆与海,交织古与今。回首或是眺望,原来联系世界的纽带从来都复杂而多样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“不仅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面向未来的长远关怀,而且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”。在《胡天汉月映西洋》一书中,张国刚这样评价。那么,作者所说的“历史文化意蕴”究竟是如何积淀而成的?这就要从古丝绸之路讲起。



看立体版世界地形图,定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地理文化气息:高高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,以及一片茫茫大漠,犹如一道天然屏障,隔绝了东西方。这一隔绝不仅是地理的,更是文化的——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,我们的先辈发展出独特的华夏文明,薪火相传,绵延至今,正如作者所言,“对于西部世界而言,真正具有‘他者’异质的东方,不在尼罗河,不在高加索,而是在天山以东地区,在中国。”

然而,最令人叹服和着迷的则是,这一隔绝并非密不透风。凝聚着中国智慧的古丝绸之路——今天则升华为“一带一路”,恰似一条飘逸的丝带,将不同文明串联在一起,编织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欣欣向荣。

国家实力的晴雨表

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丝绸之路,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。其实,若往前追溯,丝绸之路还有一段史前史。

“早在张骞之前,走通东西方通道的,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。”在遥远的上古时代,远东地区与西域地区就有交通往来。那时,人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,却进行着范围有限的移动甚至是大迁徙。脚步所至,必然伴随着物品的交换,当然,更有文化的交流。

“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,它们可谓‘丝绸之路’的前身。”

只是,在开拓丝绸之路前,这条通道上的商品往来,具有走私、冒险的性质,或者说是民间主导的。直到汉武帝派出张骞使团,才真正打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大通道,也使得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变为官方主导。

至此,丝绸之路不再是一条单纯的商贸之路,它背后有一套政治经济学。作者一语中的:“这种边贸体系,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”。特别是汉唐以来,丝绸之路上贸易的起伏,俨然成为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消长及中西方政治秩序的晴雨表。

从历史变迁看分外清晰。最开始,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建立,先决条件正是国力的强盛:秦汉大一统帝国集聚的巨大能量,汉初70余年经济发展的丰厚积累,共同编织成“凿空西域”的大背景。

其后,隋唐一统,特别是唐的强盛加之有效管理,使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往来较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。许倬云在《说中国》一书中介绍,“北方的胡人、中亚和内亚的外族,都消融在‘中国人’之内”。以大开放、大融合为特征的宏大气象,令丝路精神生动外显。

与此相对,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的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当丝绸之路的中端被伊斯兰教徒控制,西端被意大利人垄断时,西班牙和葡萄牙便率先扬帆起航,开始找寻新的通往东方之路。

中西方关系的窗口

丝绸之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纽带,中国在这头,西方在那头。正是依托这条通道,中西方发生了并拓展着交往关系。无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,输出与输入的双向互动注定成为丝绸之路的日常景观。

作者勾勒了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中西方关系两大阶段。

前一阶段,大概从远古时代到15世纪前期,郑和下西洋结束。后一阶段,主要是明清时期。做这一划分的主要标志是中西方交往的范围与重心。在前一阶段,中国主要与西亚、中亚、南亚交往,欧洲人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”。在后一阶段,尽管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,但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已经更加具有影响力。

前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时期:一个是汉唐时期,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,与西域的交流最活跃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“自葱岭以西,至于大秦,百国千城,莫不欢附,商胡贩客,日奔塞下,所谓尽天地之区矣”,来华贸易的热闹场景跃然纸上。一个是宋元时期,出口商品中瓷器比重大增,进口商品中香料比重大增,正所谓“瓷器西去、香药东来”,海上香瓷之路后来居上,南海的贸易最繁盛。从陆上为主到海上为主,成为区分两个小阶段的主要标志。

在梳理中西方关系时,作者不忘透过历史事件进行反思。仅以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指南针为例,作者先是详述了其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轨迹,紧接着提醒我们反躬自问: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指南针,可是其后并没什么长进,而且最好最便利的罗盘却要引进学习外国人的?这还并非个例,而是中西方技术与物品交流的一个缩影——经过一番“出口转内销”,发明走出去,再作为舶来品引进来,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。

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

翻阅历史文献,“丝绸之路”这一字眼并不多见,更多的则是带有“胡”字的词语,揭示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西域商人。

元稹有诗云: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火凤声沉多咽绝,春莺啭罢长萧索。胡音胡骑与胡妆,五十年来竞纷泊。”彼时,长安胡化盛极一时。而在17、18世纪,“中国趣味”则风靡欧洲。其实,异域文明及其文化样式成为受人追捧的风尚,一直在丝绸之路沿线互动地演绎。只不过,在互惠平等的大格局之中,也时有东风西渐或西风东渐的倾斜。

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,卡尔维诺借马可·波罗之口说:“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。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,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。”正是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,中国成为欧洲反观自己的镜像。也曾无限美化,也曾极尽妖魔化,西方评价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这一“他者”有怎样的需要,借此不断重新认识自己、定位自己。莱布尼茨热衷于汉字研究,伏尔泰、歌德改编《赵氏孤儿》以托物言志,都不过是自己缺少什么,就在他者身上发现什么。

但是,“他者”并不意味着对立。恰恰相反,不同之处正是理解和包容的起点。哪怕东西方文明具有异质性差异,哪怕文化之间有着刻意或不自觉的隔阂,但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理念都将具有穿破壁垒的力量。

《园冶》里的诗意

王瑞东

一个人经年累月地辛苦笔耕,终于著成一本书,准备出版,找个有名气的人写个序文,这是人之常情。而一本书因为一篇序文而招致祸端以至于埋没于世的情况也是有的,明代著名造园专家计成所著的《园冶》就是。《园冶》是计成积几十年造园经验而写就的一部园林学著作,是艺术性、思想性、文学性都丰美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。

与一本书的缘分也真是奇妙,当年,若不是因为在建设行业工作,从事行业报刊的编辑工作,我可能不会遇到这本书,或者,即使遇到了我也会视而不见,也就与它失之交臂,也就不能领略这里面的美好与丰盈,也就不能品赏一位造园专家匠心独运的大美文章,与计成的《园冶》就是。我所买到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《园冶图说》,美文、美图,还有详细的评注。

《园冶》通篇以骈体形式写成,精美也平实,园林之美与文字之美相得益彰,相映生辉,阅读这样的文字,委实是一种美好的享受,相比于那些浮华的骈体文,《园冶》言之有物,内容丰实,语句淳雅,并不铺排,富有节制,把造园的旨趣与情致,说得清通透辟。《园冶》旁征博引,文辞典雅,丰美自然,可以看出计成阅读的宏富,涉猎的广泛。计成的《园冶》,按现在的眼光看,怎么着也算是园林专业的论著吧,可是,我们读了里面的文字,随意撷取这么一段文字:“江干湖畔,深柳疏芦之际,略成小筑,足成大观也。悠悠烟水,澹澹云山;泛泛渔舟,闲闲鸥鸟。漏层阴而藏阁,迎先月以登台。拍起云流,觞飞霞伫。何如缑岭,堪偕子晋吹箫;欲拟瑶池,若待穆王侍宴。寻闲是福,知享既仙。”(《园冶·江湖地》)计成那文笔,那境界,真是文采斐然,风流逸荡,画意诗情,美轮美奂,一行行读来如含英咀华,让人齿颊含香。古人的文字修养也是了得。

计成的《园冶》里,处处显示着他朴素的自然主义思想。像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“巧于因借,精在体宜”,等等,说明造园所要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,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雅人深致。计成不是一般的匠人,他是学养深厚的读书人。计成在《园冶·书房基》中对书房提出的建造要求,可谓深谙读书的旨趣:“书房之基,立于园林者,无拘内外,择偏僻处,随便通园,令游人莫知有此。内构斋馆房室,借外景,自然幽雅,深得山林之趣。如另筑,先相基形:方、圆、长、扁、广、阔、曲、狭,势如前厅堂基,余半间中,自然深奥。或楼或屋,或廊或榭,按基形式,临机应变而立。”把书房设计得如此情趣盎然,在这样的书房里读书该是怎样绝美的艺术享受啊!

地怎么铺,书房怎么设计安排,计成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,可以想见,经计成设计建造的园林,肯定品位不俗。计成谈铺地:“锦线瓦条,台全石板,吟花席地,醉月铺毡。废瓦片也有行时,当湖石削铺,波纹汹涌;破方砖可留大用,绕梅花墨斗,冰裂纷纭。路径寻常,阶除脱俗。莲生袜底,步出个中来。”(《园冶·铺地》)里面还有废物巧妙利用的意思。

计成在《自序》中说:“不佞少以绘名,性好搜奇,最喜关仝、荆浩笔意,每宗之。”可见计成是极懂画的,难怪他所造的园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:“凡掇小山,或依嘉树卉木,聚散而理。或悬岩峻壁,各有别致。书房中最宜者,更以山石为池,俯于窗下,似得濠濮间想。”(《园冶·书房山》)

计成不仅能以画意造园,而且也能诗善画,他主持建造了三处当时著名的园林——常州吴玄的东帝园、仪征汪士衡的嘉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。他还是一个诗人,时人评价他的诗如“秋兰吐芳,意堂调逸”。如此诗画功底,能够写出如此丰美的《园冶》来,倒也是水到渠成了。

书籍自有其命运。本雅明所说真是至理。计成的书自问世以来,也是命途坎坷,因与阮大铖的交往并写序,在清代一度被列为禁书。阮大铖在序文中如此评价:“无否人最质直,臆绝灵奇,侬气客习,对之而尽。所为诗画,甚如其人。”(《园冶·冶叙》)倒也是切实之评。平心而论,阮大铖虽然人不怎么样,但他的序文写得还是蛮有水平的。

《园冶》被誉为世界上最早关于造园艺术的专门著作。“古今至文多血泪,散文尤甚”“情之所至,缘情成文”,读计成的《园冶》,不禁想起了谢冕先生的话,计成的《园冶》,不如说是一篇谈园林建造的精美大散文,饱蘸了计成数十年造园心血与热诚,是盛开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上的一株奇葩。

黄河边上的传承与感动

本报记者 王云峰

提示 简单而有趣的微观生活最能体现本与真,我们完全可以在多元的存在中,习得更好的精神生活。《四个中国人》系列丛书,一直把镜头聚焦在当今中国语境下传统与现实相遇的主题上,旨在以四个人的日常生活来呈现本真质朴的“中国人”。最新出版的《四个中国人Ⅲ》笔触触及四位黄河边的艺人,寻迹传统音乐之河流经21世纪的艺术生态,并通过四个人的微观生活,开启一个拥有无限温暖的精神世界。这四位主人公极其普通,默默无闻,原本一生都不可能进入大众的视野,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温情与感动,并让我们看到,真实的中国人可以是简单美好的模样。

四种黄河边上的音乐人生

《四个中国人Ⅲ》关注的是黄河流域的民间音乐。作者选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:花儿歌手马风山、皮影戏班的魏宗富、秦腔剧团的张进来、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。

马风山是宁夏固原的一名回族花儿歌手。作为一个70后,马风山的生活方式跟祖辈已有很大的不同,他干过销售,当过村委会主任,跑过车,种过树,现在忙活着在移民村做一个花儿文化广场,在他心里,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起动,似乎是一件更有趣、更容易兴奋的事情,而花儿也同样有趣和令人兴奋。

魏宗富是甘肃环县道情皮影兴盛班的班主。魏宗富一家所在的魏家中掌村不到10户人家,在离镇子40分钟车程的深山之中。老魏他们出来演出,最早是走路,毛驴驮着戏箱,现在是摩托车、三蹦子。去外面的路通了,去田里还是羊肠小道,所以耕地还用牛。耕牛就如同皮影戏,虽然很美、很有感情,但已经不再是日常选择。

张进来是银川一个秦腔剧团的团长。随着各种现代娱乐休闲方式的进入,即便在偏远的乡村,传统戏剧也渐渐失去了大众市场,唯一不能被替代的是“神戏”。

刘世凯是一个非典型民间艺人,他的主要收入是干建筑、揽工程,陕北说书是他跟着父亲和哥哥顺手学的。为了生计,年轻时他离开了陕北横山老家,向西漂泊,最后在宁夏盐池定居下来。过惯了打拼的日子,刘世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“不好惹的人”,因为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他自己争取来的。不用当饭碗,所以大部分时候说书只是闲暇时的玩意儿,是社交的工具,即便如此,只要一上台,他依然保持着两句话“抓住”台下所有人的超常能力。

穿透历史的音符

民间音乐艺人在社会变革背景下的手艺、音乐技能和人物命运被本书充分呈现,透过黄天厚土的音符,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传承,这种传承不是概念的,而是具体的。

以马风山为例,他与花儿的故事,得从固原张易红庄乡黎套村三组说起——那是整村搬迁之前的老家,1973年马风山出生的地方。那里有妈妈在炕上唱的花儿,有马风山放羊时的吟唱。

生而为人,花儿给了情感一个出口。在外漂泊时,孤单寂寞的夜里,陪着马风山的无外乎几项——花儿、喝酒、写诗。写的诗集在几次搬家中遗失了,唯有对酒当歌的回忆为马风山津津乐道:“那时候一个人孤独呀,经常喝得醉醺醺的,抱着酒瓶子当话筒就唱花儿,大家都不敢靠近我,以为这是个疯子。”

马风山有一辆五菱宏光的小面包车。当年整村搬迁的时候赔偿了8万元,他花了5万元在现在住的小院里盖了一间房,又花了3万元买了车。前几年,村里就他有车,他每天就在村子和市区之间拉着村民往返办事。他在车里不需要广播,只要拉开嗓子,沿途风景都唱进了他的花儿里。

有时候车里拉上几个也会唱花儿的人,因羞怯不敢放声。马风山就开一个头,大家你一段我一段地唱开了。有时候马风山一个人办完事回家,在彭堡镇上买点儿菜,就美美地唱上一路。载着一车的歌声,驶过原野,大漠与长河也有了生趣。

从这些故事中,我们看到了一种传承机制。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,文化被无形中继承,人被无形中塑造。这种机制没有批量生产,也没有急功近利。

书中所写的四个民间艺人,在追求个性与解放的现代,他们或许显得有些普通,但正是他们的传承,给这个浮躁的社会注入了真实的东西。

未来能走多远得看对传统的把握

总之,这些黄天厚土的音符代表着中国式的表达,能把人带进一个拥有无限温暖的精神世界。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,它依然凭借顽强的生命力,鼓荡着中国音乐的基因和情感。基于这些传统音乐并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民族摇滚正蓬勃兴起。

作者还发现新型媒体已深深卷入了民间艺术本身,在新的媒介形式的催化下,民间艺术从内容到传播都在发生着有趣的变化。“微信,在马风山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。花儿歌手们分散在各地,他们组建微信群,在微信语音中过把瘾,分享花儿曲调的各种唱法,有时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对唱,热闹有趣。有时兴起,马风山让媳妇按住语音键,用笛子吹上一曲发给群友,又大声放出笛声给自己伴奏,唱一段花儿用媳妇的手机录下来,再转发给群友。后来,马风山又玩起了直播。”

不仅是马风山,魏宗富、刘世凯、刘世凯的二哥刘世爱,以及出现在《四个中国人》前两部中的高喜业、牧彩云都开了“快手直播”。

或许这才是一条让脱离土地的传统艺术重新找到受众的最好方式,因为这一次不是来自外界的提携,而是民间艺人的自我觉醒。

最后借用书中的一句话:“好的现代音乐并不能脱离传统,对于现代音乐人而言,对传统的把握将决定你是谁、未来能走多远。”

■书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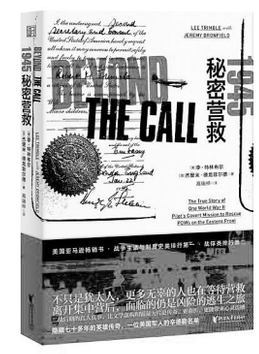
幸好我们没有错过

父亲对很多人来说,是一个移动变量,每个年纪的感受都不一样。

本期书单的主打推荐是一本叙写一个父亲经历的书——《1945 秘密营救》。二战末期,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,大量英美战俘、劳工和难民受困于东部战线的冰天雪地,在饥寒交迫中四处奔走,无法返乡。本书作者的父亲,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罗伯特·特林布尔——一名年仅25岁的年轻美国轰炸机飞行员,正是在这时接到秘密营救受困于波兰的英美战俘的命令,到达了这片与死神较量的战场上。在短短一个半月里,他默默帮助了1000多人踏上返乡之路。因为这场营救属于秘密行动,所以特林布尔一直保持沉默,直到85岁时向儿子即本书作者陈述,如果不是一次意外晕倒,如果不是儿子李·特林布尔持续多年的追问,这个故事可能会深藏不仅60年,甚至更久。

幸好我们没有错过。

此外,还有两本新书,也值得你关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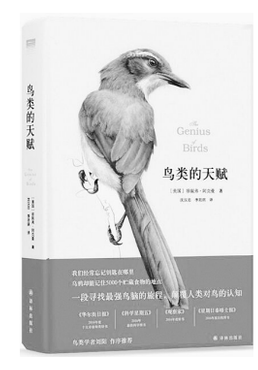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1945 秘密营救》

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非虚构类作品。二战末期,德意志第三帝国节节败退,大量战俘和各国强制劳工获得解放,却由于种种原因,受困于冰天雪地无法返乡。罗伯特·特林布尔是一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,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司“骗”到乌克兰波尔塔瓦,并接到命令前往波兰拯救受困的英美战俘。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剧烈变化的欧洲战局,这项营救工作只能秘密进行,于是罗伯特在渡运迫降飞机的名义下,展开了秘密的营救工作——除了英美战俘外,他还一并帮助了别国战俘、饥寒交迫的难民、躲藏在波兰乡间的强制劳工,等等。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他帮助了1000多人踏上返乡之路,并在完成了东线指挥部指挥官的任务后退伍归乡。但他的故事和荣誉被深藏了60年,并且又过了10年,才由他的儿子写作成书,公之于众。

《毕竟流行去》

本书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,也是对当代流行文化的生动再现。作家翟永明在这本新作中叙述了自己青春时代的流行文化,内容涉及服装、电影、阅读、爱情,等等。时代变幻与日常生活纠缠于一体,在普通人身上刻下烙印,细细检视,每一篇都凝聚着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。书中配有作者精选的数十幅青春时代的照片,以及多幅彩色老电影海报、旧书书影;文字笔调轻松活泼,笔随意走,纵横涂抹,让人读来兴致盎然。



《鸟类的天赋》

乌鸦真的能将石子投进瓶中取水吗?麻雀为何成为街头巷尾常见的小鸟?信鸽凭借什么样的导航能力飞越千里?《鸟类的天赋》以一趟寻找聪明鸟儿的环球之旅,为我们逐一解开了这些谜题。在本书中,获奖无数的科普作家珍妮弗·阿克曼记录了关于鸟类智慧的动人故事:美丽的鸟儿是你我生活中的过客,也是鲜为人知的能工巧匠、学习达人、藏宝专家;演化的力量塑造了它们的智慧,给人类大脑智力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示。本书通过描绘物种演化的奇妙历程,彰显了万物平等的理念,重新唤起我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